

繪明史通俗演義圖

第十冊

中華民國九年十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年三月二版

(繪明史通俗演義全十冊)

定價大洋二元

版權所有

編述者 古越蔡東帆

校閱者 琴石山人

印刷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發行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分發行所

廣東雙門底
漢口黃陂街
北京楊梅竹斜街
奉天鼓樓北

會文堂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

河南路
拋球場

會文堂書局

第九十一回 徐光啟薦用客卿

袁崇煥入援畿輔

却說懷宗用枚卜遺制。採得錢龍錫、李標、來宗道、楊景辰、周道登、劉鴻訓等六人。同時入閣。總道是契合天心。定可得人。那知來楊兩臣。係魏闡餘黨。景辰且曾為三朝要典副總裁。一經授職。廷臣已是大譁。後來文章彈劾。乃將來楊兩人罷官。劉鴻訓素嫉閹黨。次第斥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孫之獬、阮大鍼等。人心大快。獨閹黨餘孽猶存。恨劉切骨。會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教內有兼轄捕管語。提督鄭其心謂有違舊例。具摺許陳。懷宗以所擬原敕本無此語。因御便殿問諸閣臣。閣臣俱云未知。既而御史吳王言由鴻訓主使。兵部尚書王在晉及中書舍人田嘉璧統同舞弊。乃將鴻訓落職。謫戍代州。王在晉削籍。田嘉璧下獄。未免有入傾害閣臣去了三人。免不得又要推選。廷臣列吏部侍郎成基命及禮部侍郎錢謙益等共十一人。呈入御定。禮部尚書溫體仁與侍郎周延儒早已望為宰輔。偏偏此次廷推。兩人均不在列。當下氣憤填胸。遂將這廷推十一人中吹毛索癥。有心尋釁。巧巧查得錢謙益曾典試浙江。略涉嫌疑。即劾他營私得賄。不配入閣。謙益後為貳臣心術固不甚可取但溫周兩人誤明亡國罪比謙益尤甚原來天啟二年。謙益為浙江典試官。適有奸人金保元、徐時敏等。偽作關節。用一俚句。有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謂嵌入七義。

結尾定可中選。試士錢千秋本是能文。因求名性急。遂依了金徐兩人的密囑。入場照
辦。揭曉以後。果然中了第四名。後來探得確音。本房擬薦第二。被主司抑置第四。料知

關節非真。竟與保元時敏相爭。索還賄賂。

點口裏挖鐵也是多事

兩造幾至用武。鬧得天下聞名。

至部科磨勘。卷中實有此七字。報知謙益。謙益大驚。忙具疏劾奏二奸。并及千秋。有旨
俱下獄論戍。謙益亦坐是奪俸。二奸瘖斃。千秋遇赦釋還。案情已成過去。此次又為體

仁訐發。當由懷宗召入謙益與體仁對質。謙益雖未受賄。究竟事涉嫌疑。只好婉言剖

辯。偏體仁盛氣相凌。言如泉湧。且面奏懷宗道。臣職非言官。本不必言。會推不與尤宜

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關係宗社安危。謙益結黨受賄。沒人訐發。臣不忍見皇上孤立。

所以不得不言了。懷宗英明好猜。

英明是好處好猜是壞處

久疑廷臣植黨。聞體仁言。再三點首。此

時閣部科道亦均被召。多為謙益辯白。吏部給事中章允儒尤痛詆體仁。激得懷宗怒

起。命禮部繳進千秋原卷。指斥謙益。謙益不得已引罪。懷宗歎道。今日若無體仁奏發。

豈非誤事。

體仁在天啟初已官禮部。彼時不聞糾彈。直至此時計發明。是假公濟私。懷宗奈何中計。

遂叱令左右。縛允儒下獄。并切

責諸大臣。周延儒又申奏道。廷推閣臣名若秉公。奈暗中主持。實不過一二人。此外都

隨聲附和。那敢多言。招尤即如千秋一案。早有成讞。何必復問。懷宗乃傳令退班。即日

降旨罷謙益官。并罷廷推十一人。悉置不用。獨用韓爌為首輔。且召爌面諭道。朕觀諸

大臣中多半植黨。不知憂國。卿為朕執法相繩。曠叩首奏道。人臣原不應以黨事君。人

君也不可以黨疑臣。總當詳覈人品。辨別賢奸。然後舉錯得當。若大廷上妄起戈矛。宮

府中橫分畛域。臣恐非國家幸福呢。名論不刊懷宗默然不答。懷宗一生致病處曠即見機

叩退。未幾召見周道登。因奏對失言。又下旨放歸。崇禎二年五月朔。欽天監預報日食。

屆期失驗時刻。懷宗遂嚴責欽天監官。原來中國曆法。猶本唐堯舊制。相沿數千年。只

墨守了一本舊書。不少增損。漢唐及宋。歲時節氣。及日蝕月蝕。往往相差至數時。甚且

差至一二日。中國人不求進化至元太史郭守敬。徧參曆法。編造授時新曆。推步較精。

但中間刻數。尚有舛錯。所以守敬在日。已有日月當食不食。不當食反食等事。一班吹

牛拍馬的元臣。反說日月當食不食。係帝后昭德回天。非常慶幸。日月不當食而食說將若何其實

統是意外獻諛。不值一辯。及明祖崛起。太史劉基。上大統曆。仍然是郭守敬的成書。以

訛沿訛。怎能無誤。可見劉基猶是凡人夏官正戈。豐據實覆奏。略言謹守成曆。咎在前

人。不在職等。到是善於御責獨吏部左侍郎徐光啟。上曆法修正十事。大旨謂中曆未合。宜參

西法。并舉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及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同襄曆事。懷宗立即批

准。飭召李之藻及龍鄧兩西人入京。擢光啟為禮部尚書。監督曆局。中國用外人為客

卿。及採行西洋新法。便是從此起頭。大書特書看官。你道徐光啟如何認識西人。說來話長。

待小子略略補敘。自元代統一亞洲。東西兩大洋。交通日繁。歐洲人士。具有冒險性質。往往航海東來。葡萄牙人。首先發現印度航路。從南洋麻六甲海中。附搭海船。行至中國。出沒海疆。傳教通商。嗣是愈來愈衆。至明世宗四十三年。竟在粵海沿邊的澳門地方。建築商館。創業經營。大有樂不思蜀的氣象。粵省大吏。屢與交涉。方要求租借。每年出貨金二萬兩。彼此定約。此後荷蘭國人。西班牙國人。英吉利國人。紛紛踵至。多借澳門為東道地。會意大利人利瑪竇。亦航海來華。留居中國數年。竟能通中國語言文字。往來沿海各口。廣傳耶穌教福音。徐光啟生長上海。與利瑪竇會晤。談論起來。不但暢陳博愛平等的教義。并且舉天文曆數。統是融會貫通。光啟很是欽佩。引與為友。往往與他研究學術。通宵達旦。時人目為痴呆。光啟全然不顧。竟把西學研通大半。實是一人物若後人盡如光啟中國也早開化了到了入任侍郎。邀利瑪竇入京。早思將他推薦。因利瑪竇年已垂老。不願任職。乃將他同志龍華民鄧玉函兩人。薦修曆法。李之藻亦熱心西學。所以一併舉用。光啟且捨家宅為教堂。並請准在京師建會堂。尋又保舉西人湯若望羅雅谷等。同入曆局。繙譯天文算術各書。約有數種。并製造儀器六式。推測天文。一名象限懸儀。二名平面懸儀。三名象限立運儀。四名象限座正儀。五名象限大儀。六名三直游儀。復有弩儀。弧矢儀。紀限儀。諸器。統是適用要件。可法可傳。光啟又自著日躔曆指。測天

約說日躔表割圖八綫表黃道升度黃赤道距度表通率表等書。又譯幾何原本一書。至今尚流傳不絕。推為名著。利瑪竇於崇禎三年病歿京師。賜葬阜城門外。墓前建堂兩重。堂前立基石一方。上刻銘詞。垂為紀念。銘詞計十六字。分為四句。首句是美日寸影。勿爾空過。次二句是所見萬品。與時併流。遺迹至今尚存。先啟卒于崇禎六年。後來清帝入關。湯若望等尚在清廷為欽天監。這是後話不提。且說袁崇煥奉命赴遼。修城增堡。置戍屯田。規畫了一年有餘。頗有成效。只因毛文龍鎮守東江。勢大官尊。免不得跋扈難馴。不服崇煥節制。崇煥早欲除去文龍。適文龍親來謁見。乃以賓禮相待。文龍也不謙讓。居然分庭抗禮。與崇煥對坐談天。崇煥約畧問了數語。當即謝客令歸。既而借閱兵為名。徑至東江。就雙島泊船。文龍循例迎接。崇煥恰格外謙和。留他在舟讌飲。歡語多時。方纔談及軍務。崇煥擬改編營制。別設監司。文龍心中。獨以為東江一島。本是荒涼。全仗自己一人招集逃民。經營起來。此次來了袁崇煥。無端硬來干涉。那肯低首忍受。當即將前因後果。敘述一番。並說是島中兵民全係恩義相聯。不便另行編制。崇煥微笑道。我亦知貴鎮勞苦。但目今外患交迫。兵務倥傯。朝中大臣。又未必肯諒苦衷。我是奉皇上特遣。不得已來此。為貴鎮計。到不如辭職還鄉。樂得安閒數年。呢。崇煥此時尚不

欲殺

文龍勃然道。我亦久有此意。只是滿洲事情。還沒有辦了。眼前知道邊務的人。又

是很少據文龍的意思。平了滿洲。奪得朝鮮。那時功成名立。歸去未遲。太屢狂言說至此竟

放聲大笑起來。

死在目前還要笑甚

宗煥嘿然無語。勉勉強強的與他再飲數杯。即命左右收拾

殘肴。文龍也即告辭。臨別時。宗煥與他訂約。邀閱將士較射山上。文龍自應諾去。訖次

日五更。宗煥已召集將校。授他密計。趁著晨光熹微的時候。便率眾上山。一面遣人往

催文龍。文龍尚高卧未起。一聞督師催請。沒奈何起身盥洗。等吃過早點。催請的差人

已來過三五次。當下穿好衣冠。匆匆出署。帶著護兵。趨上山來。只見這位袁督師早已

立馬待着。正欲上前參見。偏被他握住了手。笑容可掬道。不必多禮。且同行上山罷。文

龍便隨了宗煥。拾級上升。護軍要想隨行。却被督師手下的將弁。出來攔住。不得並進。

宗煥與文龍到了半山。笑語文龍道。我明日就要回去。今日特向貴鎮辭行。貴鎮膺海

外的重寄。殺敵平寇。全仗大力。理應受我一拜。說着。即拜將下去。嚇得文龍答禮不迭。

正是

宗煥又與他攜手同行。到了帳中。忽變色道。謝參將何在。參將謝尚政應聲即出。

宗煥將文龍一推。便道。我將此人交代了你。尚政背後。即跳出好幾個健將。把文龍拿

下。

出其不意

文龍大呼道。我得何罪。宗煥道。你的罪不下十種。就是本部院奉命到此。改編

營制。你便抗命不遵。背了我。還是小事。你心中早無聖上。即此一端。已當斬首。文龍此

時。已似砧上肉。釜中魚。只好叩頭乞免。宗煥道。不必說了。便望着北闕。三跪九叩首。請

出高方寶劍。繳與謝尚政。令將文龍推出處斬。不一時獻首帳前。崇煥即整轡下山。馳

諭文龍部眾道。罪止文龍一人。餘皆無罪。又傳喚文龍子承祚至前。面諭道。你父違叛

朝廷。所以把他正法。你本無罪。好好兒鎮守此處。我為公事斬了你父。我私下恰很念

你父。你果勉蓋父愆。我當替你極力保舉哩。說至此。又召過副將陳繼盛。令他輔翼承

祚。鎮守東江。分編部兵為四協。并到文龍靈前。哭奠一番。然後下船回去。崇煥所為全是做作。怎得令人

服一面奏報明廷。懷宗未免驚疑。轉念文龍已死。方任崇煥。只好優旨報聞。後來決殺

為此而起那知文龍部下。有兩大義兒。一個叫作孔有德。一個叫作耿仲明。二人素受文龍

恩惠。到了此時。便想為文龍報復私讎。所有忠君愛國四大字。盡行拋去。竟自通款滿

洲。願為前驅。除這崇煥。滿洲太宗自然准降。惟仍教他留住東江。陽順明朝。陰助滿洲。

作為牽制。崇煥的後盾。自己徑率大軍。用蒙古喀爾沁台吉布爾噶圖。台吉係蒙古官名作為

嚮導。攻入龍井關。分兩路進兵。一軍攻洪山口。一軍攻大安口。統是馬到成功。長驅並

進。浩浩蕩蕩的殺至遵化州。明廷聞警。飛檄山海關調兵入援。袁崇煥奉檄出師。遣總

兵趙率教為先行。自率全軍為後應。率教倍道前進。到了遵化州東邊地名三屯營。望

見滿洲軍士與蜂蟻相似。把三屯營困住。他却不顧利害。不辨眾寡。單靠着一腔忠憤。殺入滿兵陣中。滿兵見有援師。讓他入陣。復將兩翼兵圍裹攏來。把率教困在垓心。率

教左衝右突。東斫西砍。恰殺死滿兵多名。怎奈滿兵越來越衆。率教只領着孤軍。越戰越少。滿望營中出兵相應。誰知營中守將朱國彥。只怕滿兵混入。竟緊閉營門。拒絕率教。率教殺到營前。已是力竭聲嘶。待至呼門不應。弄得進退無路。不禁向西遙呼道。臣力竭了。舉劍向頸上一橫。當即殉國。全軍盡覆。滿兵乘勝撲營。朱國彥知不可守。與妻張氏投繯自盡。等是一死何不一納超率教三屯營已失。遵化當然被兵。巡撫王元雅率同保定推官

李獻明。永平推官何天球。遵化知縣徐澤。及前任知縣武起潛等。憑城拒守。支撐了好幾日。爭奈滿兵勢大。援師不至。偌大一個孤城。那裏保守得住。眼見得城池被陷。相率淪亡。明廷聞遵化失守。驚慌的了不得。吏部侍郎成基命。奏請召用故輔孫承宗督師禦敵。懷宗深以為然。立徵承宗為兵部尚書。兼中樞殿大學士。視師通州。並命基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承宗奉召入覲。具陳方略。即率二十七騎。馳入通州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總兵楊國棟等。整繕守具。協力抵禦。是時勤王詔下。宣府大同。等處各派兵入援。怎奈見了滿兵。統是畏縮不前。甚且半途潰散。滿洲太宗遂連破薊州三河順義。直薄明京。都中大震。虧得總兵滿桂。由崇煥遣他入援。已至德勝門下營。滿桂也是一員猛將。見滿兵到來。即率五千騎卒。與滿兵交鋒起來。戰了半日。不分勝負。城上守將發礮助威。滿兵霎時馳退。滿桂手下的兵士。反被砲彈轟死數百名。桂

亦負傷收軍。懷宗正遣中官賁送羊酒慰勞滿桂，令入休甌城。忽聞袁崇煥親率大軍，偕總兵祖大壽何可綱等入衛。懷宗大喜，立刻召見平臺，溫言慰勉。崇煥請入城休兵，偏

不見許。再請屯兵外城，如滿桂例，亦不見答。

何意

崇煥乃出屯沙河門外，與滿兵遙遙

對壘。暗中在營外布着伏兵，防備滿兵劫營。果然滿兵乘夜襲擊，着了道兒，還虧援應

有人，步步為營，纔得捲甲回去。懷宗遂命崇煥統轄諸道援師。崇煥料滿兵遠來，不能

久持，意欲按兵固守，養足銳氣，等到滿兵退還，方纔尾擊。

這是以逸待勞的上計

於是相度地勢，

擇得都城東南角上，扼險為營，堅木列柵，竟與滿兵久抗起來。滿洲太宗正防這一着，

忙率兵來爭。崇煥堅壁相待，任他如何鼓噪，只令將士射箭放砲，擋住滿兵，獨不許出

營一步。滿兵馳去，越日又來攻營。崇煥仍用這老法兒對付。那時滿兵又只得退去。如

是相持，有好幾日。驀然間接奉詔旨，命他入見。當下馳入平臺，叩謁懷宗。不意懷宗竟

換了一張臉色，責他擅殺毛文龍，及援兵逗遛的罪狀。崇煥正欲剖辯，偏被懷宗喝住，

只叱令錦衣衛縛住了他，羈禁獄中。小子有詩嘆道：

率師入衛見忠貞，固壘深溝計亦精。誰料君心太不諒，錯疑道濟壞長城。

欲知崇煥下獄詳情，且至下回交代。

懷宗能用西洋人為客卿，獨不能容一袁崇煥。豈外人足恃，而內臣不足恃耶？蓋

由懷宗好猜。所重視者惟將相。所歧視者亦惟將相。即位甫暮年。已兩易閣臣。閣臣雖未盡勝任。然如溫體仁周延儒輩。挾私尋隙。反信而不疑。偏聽失明。已見一斑。崇煥為明季將材。誘殺毛文龍。固近專擅。然文龍亦非足恃之人。盤踞東江。虛張聲勢。安保其始終不貳乎。且滿兵西入。京畿大震。崇煥奉旨派兵。隨即親自入衛。不可謂非忠勇之臣。乃中外方倚為干城。而懷宗即拘令下獄。臨陣易將。猶且不可。況以千里勤王之良將。而驟遭械繫乎。制全遼有餘。杜眾口不足。我聞崇煥言而不禁太息矣。

第九十二回

中敵計冤沈碧血

遇歲飢嘯聚綠林

却說袁崇煥被繫詔獄。實墮滿洲太宗的反間計。崇煥撫遼時。曾與滿洲往來通使。有意議和。嗣因兩造未協。和議乃破。朝中一班大臣。全然不識邊情。統說是和為大辱。有戰無和。此次滿兵到京。反誣稱崇煥召他進京。為脅和計。冤哉懷宗漸有所聞。心中不能無疑。滿洲太宗足智多謀。偵得明廷消息。遂寫好兩封秘密書信。暗投明京德勝門外。及永定門外。可巧被太監拾得。呈與懷宗。懷宗拆書一閱。第一行即列着滿洲國主遺書。袁督師麾下。頓時大詫起來。及看到後文。無非是兩下和議。偏又寫得模模糊糊。隱隱約約。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若經明眼人一照。便已知是反間計。再三覆閱。越覺動疑。意欲立召崇煥。

詰問底細。無如京都危急。還想靠他保護。不得已暫時容忍。嗣有被敵擒去的楊太監。私下逃來。入謁懷宗。報稱督師袁崇煥已與滿洲主子潛訂和約。將為城下盟了。懷宗沉着臉道。可真麼。楊太監道。敵將高鴻中等。自行密談。由奴才竊聽得實。所以乘夜潛逃。特來奏聞。懷宗憤憤道。怪不得他按兵不動。停戰了好幾天。他已擅殺毛文龍。難道還要擅自議和麼。楊太監又說了幾句壞話。惹得懷宗忍無可忍。遂召入崇煥。把他繫獄。成基命慌忙入請。叩求懷宗慎重。懷宗怒道。慎重二字。就是因循的別名。有損無益。不因循便有益嗎。

基命復叩頭道。

兵臨城下。非他時可比。乞陛下三思。後行。懷宗不待說畢。竟

拂袖而起。返身入內。基命撞了一鼻子灰。只好退出。總兵祖大壽何可綱。聞崇煥被繫。恐亦坐罪。遂擁衆出走。徑向山海關外去了。滿洲太宗計中有計。不乘勢攻打明京。反分兵游弋固安良鄉一帶。擄掠些子女玉帛。復回軍至蘆溝橋。明廷却用了一個游方僧。名叫申甫。能製造戰車。由庶吉士金聲上薦。說他善長兵事。特旨召見。擢為副總兵。令募新軍。看官。你想申甫平日並沒有經過戰陣。無非靠了一些小聰明。造了幾輛車。兒那裏能抵擋大敵。況要他倉猝募兵。更是為難的事情。當下開局召募。所來的是市井游手。或是申甫素識的僧侶。一時烏合。差不多有四五千人。竟到蘆溝橋列着車營阻截滿軍。

是謂不度德不量力。

滿洲將士。吶一聲喊。驅殺過來。申甫忙飭衆抵敵。那知所有新

兵全無不懂打仗的格式。聞着號令。嚇得心膽俱裂。就是推車的人。事前本東馳西驟。無往不宜。此刻竟麻木不仁。彷彿手足已染了瘋病。不能動彈。那滿兵似狼如虎。提起大刀。濶斧。殺入車營。見車就劈。見人就殺。不到一時。已將申甫手下的新兵。掃除淨盡。連申甫也不知下落。大約已直往西方去了。白送性命滿兵乘勝薄永定門。懷宗惶急得很。

特設文武兩經略。文經略一職。簡任尚書梁廷棟。武經略一職。就命總兵滿桂充當。分

屯西直安定二門。滿桂主張堅守。與崇煥一樣的規畫。怎奈懷宗此時。以廷臣多不足

恃。仍在閹黨餘孽中。揀出曹化淳。王應朝。呂鳳翔等。作為心腹。不到兩年就易初志。懷宗之致亡。即在於此。

這班刑餘腐豎。曉得甚麼戰略。只望兩經畧殺退敵兵。便好放下愁腸。安享富貴。因此慫

恿懷宗。屢促兩經略出師。廷棟是個文職。當然由滿桂當衝。滿桂不便抗命。只得帶領

總兵官孫祖壽等。出城三里。與敵交綏。自午牌起。殺到酉牌。尚是勝敗未決。滿洲太宗

確是能軍。潛令部兵偽作明裝。趁着天昏地黑時。闖入明軍隊裏。搗亂一場。滿桂措手

不及。竟與孫祖壽等。倉猝戰歿。同作鬼雄。明京危急異常。偏這滿洲太宗。下令退軍。竟

率令全隊。向通州而去。原來滿洲太宗的意見。因明京急切難下。就使奪得。也是不能

長守。一旦援軍四集。反恐進退兩難。不若四處騷擾。害得他民窮財盡。方好大舉入京。

佔住那明室江山。所以得了勝仗。轉自退去。懷宗本傳宣密旨。飭備布囊八百。且令百

官進馬意欲避敵遷都。嗣聞滿兵退赴通州。方纔罷議。御史高捷史藻。本是魏閹黨中

的人物。不知如何漏網。仍得在職。大學士錢龍錫。平時很瞧不起這兩人。兩人懷恨在

心。遂因崇煥下獄。計奏龍錫。略說崇煥通款殺將。都由龍錫主使。當與崇煥並罪。龍錫

抗章申辯。高史再疏力攻。那時龍錫心灰意懶。當即引疾告退。懷宗還算有恩。准他歸

休。不逞加譴。尚寶卿原抱奇。又劾奏首輔韓爌。謂爌係崇煥座師。也是主和誤國。應并

罷官。懷宗罷去龍錫已為羣小所賣。所以劾奏韓爌接踵而至。懷宗頗斥他多言。奪俸示罰。不防左庶子丁進。及工

部主事李逢申。彈章又上。韓爌樂得引退。三疏乞歸。爌先後入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

邪黨。中外稱賢。懷宗命定逆案。爌不欲刻意苛求。以致閹黨尚存。終為所誣。懷宗也無

意慰留。任他歸去。當命禮部侍郎周延儒。尚書何如寵。侍郎錢象坤。俱為禮部尚書。入

閣辦事。轉眼間已是崇禎三年。滿兵由通州東渡。克香河。臨永平。副使鄭國昌。知府張

鳳奇等。一概殉節。兵部侍郎劉之綸。約總兵馬世龍。吳自勉等。赴永平牽制滿兵。自率

部眾直趨遵化。屯娘娘廟山。世龍等違約不赴。滿兵竟趨擊之。綸似牆並至之。綸帶有

木礮。出自手製。初發時。擊傷滿兵數十名。再發出去。那彈子不向前行。反而後擊。自己

打倒自己。頓時詳亂起來。天意耶。人事耶。滿兵乘隙進攻之。綸拚死再戰。足足的鬪了一日。矢

盡力窮。之綸知不可為。大呼道。死。死。負天子恩。遂解佩印付與家人。令他走報朝廷。

家人纔走數步之綸已身中兩矢倒斃地上所剩殘兵被滿兵一掃而空滿洲太宗復

進拔遷安灤州直至昌黎却由守令左應選誓死守城屢攻不下有此邑令不這時候

的孫承宗已早由通州奉旨調守山海關繼宗煥後任此筆補敘甚是要緊不然滿洲

上觀滿洲太宗夙聞承宗重名恐他截斷後路當即勿勿收兵回國去了承宗正招諭

祖大壽何可綱令他斂兵待命大壽亦上章自請願立功贖督師罪明廷傳旨宣慰纔

免瓦解嗣聞滿兵退歸承宗乃派兵西出收復灤州遷安平遵化四城這也不在話

下且說周延儒既黃緣入閣遂替溫體仁帮忙竭力說項大學士李標見周溫毗連不

願與伍索性見機致仕成基命也辭職歸里體仁遂得奉旨入閣居然為大學士了該應

奚落先是崔魏擅權體仁嘗與相往來杭州建魏閣生祠他曾作詩數首頌揚魏閣功德

又嘗私賂崔呈秀求為援引言官文章訐發懷宗還道他無黨攻訐愈衆信任愈專是真

南轅北轍閣黨高捷史塗遂仗體仁為護符大出風頭他已彈去錢龍錫意尚未足復由史

塗上疏言龍錫主使宗煥賣國欺君罪浮秦檜且聞他罷職出都尚將宗煥所畀重賂

轉寄姻家謀為開復地步懷宗覽疏動怒立敕刑官定讞限期五日刑部力為持平呈

上讞案謂斬將是崇煥擅殺議和聞龍錫未許罪坐崇煥與龍錫無涉懷宗尚不肯信

召諭廷臣飭置崇煥極刑且逮龍錫下獄命羣臣議罪可憐這功多罪少的袁督師竟

磔死市曹。平白無辜的錢故輔。復拘案待質。溫體仁與史塗等。且欲力翻逆案。把逆字的惡名。移加袁錢兩人身上。以袁為逆首。錢為次逆。還有一班持正不阿的大臣。均依次附名。更立一逆案。網盡羣賢。商諸兵部尚書梁廷棟。廷棟不敢贊成。何不將他亦列入逆案乃

議龍錫大辟。立即取決。中允黃道周。上書為龍錫訟冤。懷宗把他貶秩外調。但心下頗也感動。只命將龍錫長繫。既而減等論罪。遣戍定海衛。但已是冤屈得很了。論斷平允且說

明朝賦稅。頗折衷古制。不尚煩苛。自神宗敕行礦稅。中官四出。任意誅求。海內為之漸困。至遼東事起。歲需邊餉。又不得不盡情羅掘。加派民間。百姓益困苦得很。明廷又裁

節內地兵餉數十萬。減省各處驛站。又數十萬。兵不得飽。驛無遺糧。那時逃兵戍卒。往往亡命山谷。嘯聚為盜。且乘時脅迫良民。同入盜藪。百姓既無恒產。那有恒心。樂得投

奔綠林。還好劫奪為生。自古禍亂多原于此天意也是奇怪。又迭降災侵。只恐百姓未肯為亂。偏

令他令歲水荒。明歲旱荒。弄得他寸草無生。只得相偕從盜。於是極大的亂端。就從崇禎改元以後。發生出來。先是雲南貴州等處。蠻眾作亂。首領奢崇明與安邦彥。統同一

氣。負隅自固。總督閔夢得。敷衍了兩三年。未曾奏效。應八十懷宗即位。奢安兩酋。越發鴟張。崇明自號大梁王。邦彥稱四裔大長老。出巢四擾。到處擄掠。懷宗復起用朱爰元為總督。調集雲南四川貴州三路大兵。直搗賊巢。崇崇明斬邦彥。安位窮蹙乞降。由爰